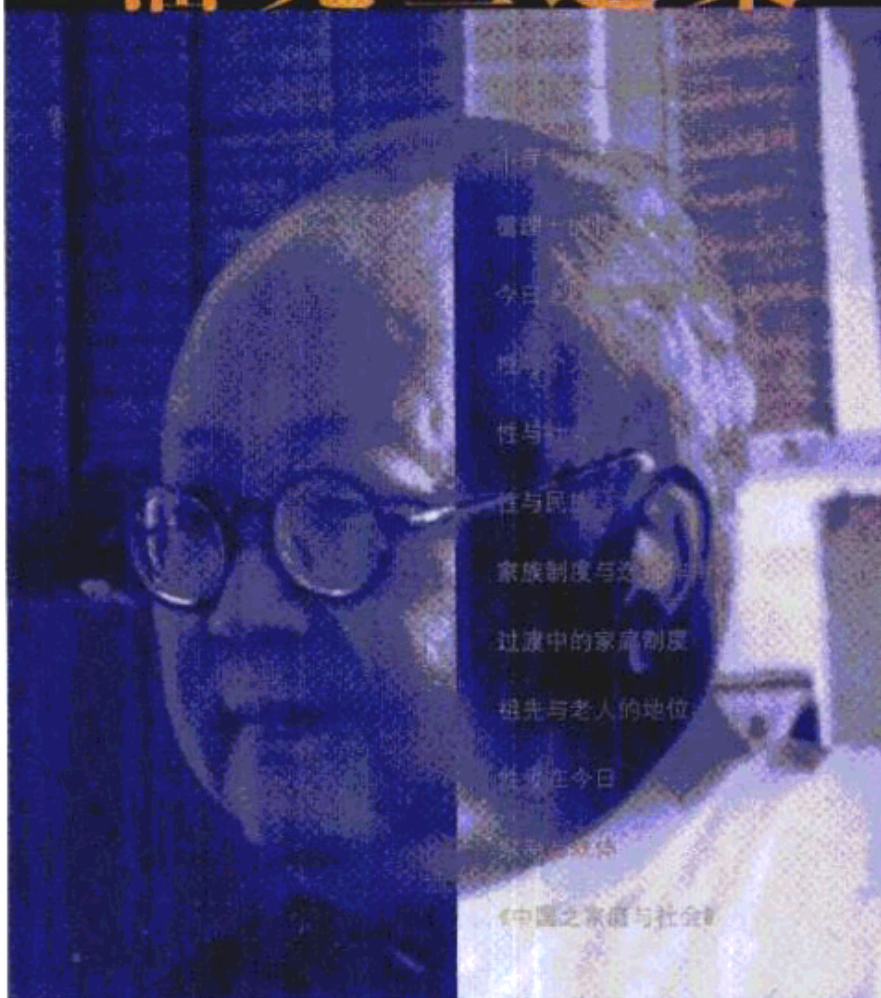


潘光旦选集



潘光旦文集

潘光旦选集

潘光旦文集

今日中国之社会

性与个人

性与社会

性与民族

家族制度与近代中国

过渡中的家族制度

祖先与老人的地位

性在今日

性与教育

《中国之家庭与社会》

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

近代苏州的人才

关于人才问题

中国或诸学略史

通谱新解

白话诗作法

寒食节的由来

孟仲夏

孟仲夏

说“五伦”的由来

潘乃谷 潘乃和 选编

明日报出版社

對於部分的善為觀察此法以
助百子茂不濟矣以再

弗頭腦之營滋可以為科學家以之
弗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以之
陳集中初成就其一勿如部人之徒
漫筆歸耳

十二年七月初

梁啟超

一二年)病瘵死。得年十八岁。常熟支如增有传,摘录于下^①

小青者,武林冯生姬也。家广陵。名元元,字小青,其姓不传。十龄时,遇一老尼,口授心经一过,辄成诵;尼曰:“是儿早慧,福薄,毋令识字,可三十年活”,母难之。

十六归生。生之妇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悦。偶随妇游天竺;妇问“西方佛无量,大士独著者何?”姬曰,“以慈悲故。”妇知讽己,笑曰,“当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别室。诫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郎亦不甚相顾;姬凄惋无已。

有杨夫人者,时从姬弈,绝爱怜之。姬性好书,向生索取不得,数从夫人处借观。间赋小词自遣;对佳山水有得,辄作小画……

又时时喜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女奴窥之即止,但见眉痕惨然……

一日,夫人乘间言曰,“吾非女侠,然力能脱子火坑,岂终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姬曰,“夫人休矣,妾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堕水,命止此矣;夙业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群口描画耳。”夫人默坐长叹;相顾良久,泣下沾衣。

自后夫人从夫宦游,姬益寥阕,遂感疾。医来,姬佯谢,俟出,掷药床侧,叹曰,“吾纵不愿人世,亦当以净体皈依,作刘安鸡犬,宁以一杯鸠断送耶!”乃作书贻夫人^②;书未达而疾益甚;水粒俱绝,惟日饮梨汁少许。然明妆靓服,拥襖欹坐,未尝蓬垢偃卧也。

忽一日,语女奴曰,“传语冤业郎,可觅一良画师来。”师至,命写照;写毕,揽镜熟视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此。”师易一图进,曰,“神似矣,丰彩未流动也。”乃命师复坐,自与女奴扇茶铛,或检图书,或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领会;久之,命写图。图成,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爇名香,设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耶?!”抚几而泣,泪与血俱,一恸而绝。年才十八耳。时万历壬子岁也。

日向暮,生踉跄来,披帷视之,则容光藻耀如生前,不觉长号顿足。妇闻之,恚甚;趋索图,生诡以第一图进,立焚之;又索诗,

亦焚之。犹幸第二图其姻娅有购得之者。而姬临卒之先日，以花钿数事赠邻媼小女，衬以二纸，有字^③，乃姬亲笔。……

张潮（山来）《虞初新志》亦载有《小青传》，与上述者略有出入。作者不可考，疑即支《传》经后人窜改者；潮之友人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小白即如增字也。与支《传》出入处摘引于后：

与生同姓，故讳之，仅以小青字云。

母本女塾师，随就学，所游多名闺，遂得精涉诸技，妙解声律。江东固佳丽地，或诸闺彦云集，茗战手语，众偶纷然；姬随变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虽素娴仪则，而风期异艳，绰约自好，其天性也。

〔冯〕生，豪公子也，性曹□憨跳不韵。

妇或出游，呼与同舟，遇两堤之驰骑，挟弹，游冶少年，诸女伴指点谑跃，俛东俛西；姬澹然凝坐而已。

妇之戚族某夫人者，才而贤；尝就姬学弈，绝爱怜之。因数取巨觴觴妇，嗣妇已醉，徐语姬曰，“船有楼，汝伴我一登。”比登楼，远眺久之，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耶？……子既娴仪则，又多技能，而风流绰约复尔，岂当堕罗刹国中？……顷言章台柳，子非会心人耶？天下岂少韩君乎？”

日暮，生始踉跄来，……徐简得诗一卷，遗像一幅，又一缄寄某夫人。

正其诗稿，得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并所寄某夫人书，共十二篇。……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余》。

陈文述作《兰因集》，引《西湖志》之《小青传跋》，是《小青传》亦见《西湖志》矣；但此传是否即支氏之作，未能断定。不佞未见《西湖志》原书，其为何人所作，陈氏未详，《武林掌故丛编》搜罗甚富，但亦无此书名。

清剑州人张岱（陶庵）作《西湖梦寻》，有《小青佛舍》一则，似节录支《传》，但有三数语为支《传》所无：

冯小青为武林富人妾时，大妇匿之孤山佛舍，令一尼与俱。
……后病瘵绝粒。

孤山佛舍谅即支《传》中之孤山别业。但佛舍似更近事实，令一尼与俱，亦较近情理；缘不如此，不足见大妇之“慈悲”也！

小青死后，即葬孤山，其详无考。清嘉、道间，邑明经陈文述筑兰因馆于孤山，乃重修其墓，有《小青墓志》。陈妾管筠亦作《西湖三女士墓记》，一时闺媛作诗纪其事者甚众，具见《兰因集》。今小青墓碣有“颐道居士重修”字样；颐道居士即陈文述也。

《西湖志·小青传跋》中谓尚有戈戈居士一传，论小青生平尤详，又谓此传或系明末冯犹龙所作。戈戈居士不知何人；冯犹龙即冯梦龙，崇祯间吴县贡生，作述颇富。但此传果见何处，《西湖志》未详，不佞亦无从查考。

二 小青真伪考证

小青生平事迹甚离奇，亦甚哀艳；前人知其然，而不识其所以然，于是群疑其伪托，以为绝无其人；至胜清初叶，尚多聚讼者。钱谦益（牧斋）《列朝诗集小传》中《女郎羽素兰传》后有云：

又有所谓小青者，本无其人，邑子（常熟？）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钟，合之成钟情字也。其传及诗俱不佳，……。

蒙叟此论似不能确，《兰因集》编者辨证甚详，不尽录。支《传》文笔赡丽，不可谓不佳。所叙事迹，容有不切之处，然统观全部，不类臆造。小青《焚余》诗词，一发乎个别情感之自然，抑且发乎个别情感之不得不然，更非一二弄笔之青年文人所可巧制；观下文小青之精神分析，即可得此推论。又《定山堂题画诗》，称顾横波曾摹小青像，而钱氏《明诗闰集》中，托言柳如是助成之，又不知何所指而云然也。

且正面之征信实较反面为多。康熙时，姚靖增修田汝成之《西湖游览志》，将小青事迹补入“孤山路”；田氏书以嘉靖二十六年成，姚氏所增补者大率为二十六年后事。姚氏本一时无处寻觅，不知其所叙者又何若。然其时去小青未远，姚氏举而补之，当不能一无所本。

沈涛（西雍）《续本事诗》载有吴道新之《紫云歌》，歌首有序，序云：

维扬冯紫云，乃小青女弟，会稽马髦伯姬，姿才绝世，既精书史，兼达禅宗。惜与小青俱早没。读其《妙山楼集》，及髦伯纪事略，作歌志之。

张山来《虞初新志》中《小青传》后亦附引此序。惟吴道新为何许人，一时无从详考。然读其序，可知小青者，不特实有其人，且知其姓冯，且知其有才情类似之女弟一人。小青纵可臆造，谓并亲族戚串而亦臆造之，则文人虽好事，我恐未必有此耐性。沈西雍为嘉、道间浙西名举人，以学尚考订著称，著有《论语孔注辨伪》，及《说文古本考》等书。近人支伟成称其读书有得，每加考订；其关于金石文艺之著作，亦必以此精神赴之。然则其引用吴道新之歌及序，当亦非率尔操觚者可比。

施闰章（愚山）《螭斋诗话》有曰：

予至武林，询之陆丽京，曰，“此故冯具区之子云将妾也。所谓某夫人，钱塘进士杨廷槐元荫妻也。杨与冯亲旧，夫人雅谙文史，故相怜爱；频借书与读。尝欲为作计令脱身，小青不可。及夫人从宦北上，小青郁无可语，贻书为诀，书中所云，皆实录也。”客问，“小青固能诗，恐不免文人润色。”陆笑曰，“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

按陆丽京，名圻，顺治时贡生，钱塘名诗人，为“西泠十子”之魁，世称其诗为“西陵体”。陆与愚山为诗友。愚山于小青之事实，初亦不能无疑，于小青之作品，则又未尝不私心服

膺，因质之陆。陆与冯姓为同邑，去小青之存歿，亦仅三十年左右，宜其言之凿凿如此也。支《传》仅言“武林冯生”，而陆氏则能举冯氏父子之名。支《传》仅言“有杨夫人者”，而陆氏则知其夫为何如人。支《传》中杨夫人讽小青他适，而陆氏亦言之。至谓“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亦可见小青之诗词，容有相当价值，愚山而外，推许之者，又多一人名诗人；钱蒙叟语，殆不足为定评也。小青之舅，冯具区，虽不见史传，实明季钱塘名宿；清初诗人厉鹗（太鸿）有诗题曰：《永兴寺二雪堂晓起看绿萼梅，是冯具区先生手种》；诗中并有句云：“……祭酒昔游此，手种犹生前；……儒官罢亦得，不废招隐篇；攀花久延伫，世已无其贤。”厉氏亦钱塘人，景仰乡贤之心，油然不能自禁，斯有此语。杨夫人之夫杨廷槐，亦钱塘人，以万历二十三年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百零九名，见《明进士题名碑录》。小青即以是年生；以是推之，杨夫人较长于小青者，或不止三五岁而已。

李雯（舒章）诗《仿佛行》，亦为小青而作，诗首序曰：

余少闻小青之事，伤其哀丽矣。今年秋，同郡（华亭？）好事者为小青作传奇剧于其宅，召余观之。

李氏观至击节三叹处，续曰：

乃其人去今亦数年矣；凉风冷草，化其妙质，昔之所哭，今已为歌！……

李舒章为华亭人，崇祯十五年举于乡，去小青之死适三十年。清顺治初廷相交相荐用，曾授内阁中书，惟终不得志；以诗名，为“云间六子”之一。观其序，一则曰“少闻小青之事”，再则曰，“去今亦数年矣”，视小青一段佳话，竟如昨日事。所称“同郡”，不知指杭州，抑指华亭；所称“宅”，又不知指好事者之宅，抑为冯氏之故宅。然无论如何，若此之故实，举足以示小青事迹入人之深，有非寻常哀艳之际遇所可比拟者。李舒章，施愚山，陆丽京，皆明末清初诗人，其诗皆见沈归愚之《国朝诗别裁集》，而此三人者或为小青作诗，或称道其诗：谓此种因缘故皆文人虚构之

结果耶?钱蒙叟曰然,不佞曰否。

此外涉及小青之题咏文字尚多,但大率为文人玩墨,近于夸张,里巷传谈,流为神话;感情之滥用有余,事实之搜求不足;不足供我辈考证之用。

小青之分析

引言

一切本能之中,惟二者最为根本:曰生存本能,曰生殖本能。马克思之徒,以生存本能为经,经济活动为纬,著为经济命定之说,或简称曰经济史观,以解释人类一切行为与经验。晚近奥人福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其徒,创精神分析论,以男女欲性之张弛,约束,转移,变化,为其根据,而举以解释人生活,亦颇能自圆其说。其于个人情感生活常变之理,尤多所发明。夫食色天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所存,古人早已言之;然其为人生种种活动之渊源,则至近世而始有人创说者也。

精神分析论之内容可以大别为三:曰日常生活中之变态心理,曰梦之分析与解释,曰欲性命定说。前二者与本篇无涉,姑不论。欲性命定说之大旨曰:欲性之力,与生俱来,故即在襁褓,未尝无性的行为,特因其无对象,无定域,为之者不自觉,常人亦不之觉耳。成年之欲性即由此中蜕化而出,而其循行之历程即为自觉化,定域化,与对象化,或称客观化。然亦有蜕化失当或蜕化不全者;故成年之人常受幼稚欲性之支配。幼稚欲力之表现于日常生活中者,有二个不同之倾向,视其人应付方法之善否而定。其以防遏之方法行之者,必使欲流退溃或横决,形成种种精神上之变态,名之曰精神拗戾(psychoneurosis)。其以开导疏引之方法行之者,假以相当才力之遗传,则欲力转化之余,可以形成各种文艺的,学术的,社会的活动。故精神分析派

中人谓一切文化自欲性升华而来。盖俨然以欲性史观派自命矣。

精神分析派出后，医学而外，最先应用其学说而得比较圆满之结果者为文学。谓性生活之陷阕与升华为一切文艺之起源者，近于抹杀武断，然从此批评家得一新角度以作比较深刻之观察与分析，而一般爱好文学与艺术者，明乎一种作品之原委，亦从而加以谅解；于是文艺之意义益见醇厚：则可得而言也。向者，本篇之初稿既成，不佞尝举以示习于文学之友人某君，某君雅不以为然。其旨盖谓文学之作品乃一整个之物，其美处即其整个处；今分而析之，则完整既去，美又何有？是乡人看“西洋镜”之哲学也。不佞于文学未尝深究，然始终以为好西洋镜必不患拆穿，使拆穿矣，亦愈穿而愈有味也。请以此种态度读小青何如？

一 精神分析派之性发育观

常人自呱呱坠地以至成年，欲性之发育必经若干步骤，历叙如次：

一、初元之子母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美人巴鲁(Trigant Burrow, 1917年)为辨认此时期之主要人物，其言曰：

襁褓初期，婴儿所闻所见所接触者，不外其保抱之母亲。所谓意识者，即于此时唤引而出。抑当其初也，犹不失为主观的与未分化的意识，故与外界之种种接触，在我人视若外界者，在婴儿则为初元的，主观的，且亦为不自觉的。既为主观，既不自觉，既不分化，则多一番接触，即使母子之关系促进进一步；换言之，即婴儿之自我与母亲之影象，二者之结合而不可解者，更深一度。保抱之时日愈久，则母子间精神之融洽愈甚。此种襁褓期内母子间精神的结合，与胚胎期内母子间有机的结合，可以后先辉映。母子间主观的绵续现象，即有机的与精神的混合，可称之为初元之子母认同。(The Genesis and Mean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oblem of Introverted Mental States,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Vol. IV, No. 3)

认同期内，母子间之接触，未尝无迹近欲性之快感，例如哺乳时之活动及触觉是。然巴鲁谓此种快感乃完全主观的；婴儿尚无客观之能力，故不能以母亲为爱欲之对象。此与福洛伊德异者也。

二、母体之客观化与母恋。婴儿既断乳，与母亲之关系略疏远；于母亲之外，所与接触之环境日益扩大；知母亲之外，天地间尚有其他占领空间之物体。于是母亲不复为子母复体之一部分，而成一独立之体；不复为精神混合体之一部分，而成一幼儿欲力外施之对象。母体客观化之日，即母恋现象呈露之期。福洛伊德之言曰：

婴儿欲力外施之对象，果何由物色而得，则历程殊复杂，至今尚无简赅之解释。然我辈于此所欲知者，亦至单简……〔出襁褓期后〕所谓对象者，盖与当哺乳时与以快感之物体，殆完全为一事。是物者，不为母亲之乳，即母亲之本身是也。故曰，母亲为人生恋爱之第一对象。然我辈于此所称之恋爱，乃偏指欲性之精神方面而言，至其肉体方面，即本能之根本要求，则忽而略之……。（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p. 285, 1922）

三、自我之自觉及自我恋。是有二说。福洛伊德谓自六岁或八岁至春机发动之年为欲力蛰伏之期。母恋虽属自然发育所必经之步骤，但不为社会生活与习惯所许可，故孩提年事渐长，于不知不觉之间，即渐自范；向者活泼散漫之欲力，日就收敛而退藏于密；至春机发动期而复出，故曰蛰伏。蛰伏之时期有长短，其程度亦有深浅，一视社会性道德之箝制力为转移；故礼教观念愈发达者，欲力凝缩之迹愈显著。

及春机发动初期，蛰伏者蠕然生动，内凝者泄然外施。生动不能无附丽，外施不能无对象。然方其始也，其人犹慑于社会习惯之威权，不能不从近处，小处，不引人注目处下手。合乎此若干条件者，惟其人自身。故“惊蛰”后欲力之第一对象，即为其人自我。盖近年来福氏之性发育论，未尝不承认“欲”与“我”为二

事；既为二事，则一人之欲力，未尝不可以其人之自我为对象，而从而恋爱之也。此自我恋之一说也。

持又一说者为巴鲁。巴氏之性发育观既以子母认同为出发点，则后此之步骤自亦不能无异。巴氏以为母体既脱离子母复体而客观化，则幼儿之自我亦不免客观化。断乳而后，幼儿仰给于母体者日少，凭借于一己之活动者日多；而自我之为欲力之对象者亦日以显著。是则出子母认同时期，即入母恋时期，亦即入自我恋时期也。母恋旋因社会之裁制，不久即无形消灭；于是十分欲力，即以自我为专注之点。故径谓自我恋期为子母认同期之续，亦无不可。此与福氏之言颇有出入。

四、自我恋之扩大与同性恋。春机发动期内，性生理日趋成熟，欲力于精神方面亦渐开展。向之蠕动者渐活跃，泄然者渐奔放，终乃及于其人身外之物。兹身外物者，不能与自我太相类似，顾亦不能过于殊异。合此资格者，其惟同一属性之人乎。故同性恋者，扩大之自我恋而已。巴鲁曰：“自恋者，即等于恋其人所属之性，此自精神分析派观之，亦即恋其同性也。”是不啻视自我恋与同性恋完全为一物矣。

五、性生理之成熟与异性恋。此为性发育之煞尾。生理上之发育既全，欲性之生殖作用乃日见重要，本能之根本要求亦日趋急迫。于是自我也，同性也，举不足以为应付。足以应付之者，惟有发育健全之异性。故曰，欲性之发展，以异性恋为最后之归宿。

欲性常态之发育止此。然亦有不合常态者。不合之道二。其一曰中滞。精神脆弱而又遇不驯良之环境，如父母之溺爱，过早或不正当之性经验等，则发育可以随时中止，卒使性生理虽若成人，而性心理犹若孩提，甚或若婴儿者。其二曰回流。发育或已完全，但因特殊之性经验，其人或不胜打击，其欲力乃循发育之原径而倒行逆施。犹之水行，进有所阻遏，则反其流，故曰回流，西文称 regression。至回流之距离，则半视前途阻力之大小，

半视发育经验中有无中滞之痕迹而定。夫异性恋之生活至复杂也；唯其复杂，故顺应之之方，亦较顺应自我恋与同性恋等生活为繁剧；惟其繁剧，精神略脆弱者在平时已有不能应付之势，况当凄风苦雨之候乎？

我国于变态心理之学尚无人深究，社会亦不为之地，使得罗致患者，以为研究之资料。试入欧美规模较大之精神病院，则因性发育失常而发生之种种变态触目皆是。性发育中滞与性发育回流二者，历程虽不同，而其结果则一。女子有因幼时父母溺爱过当，及成婚而于性生活绝对冷酷者，此发育至母恋期而中滞之结果也。别一女子发育未尝不健全，然因初婚之日，无相当知识之预备，有不胜性经验之繁剧，热情顿转冷酷者；此第就结果而论，实与前例相同，特所以致之者，不为中滞，而为回流。癫狂之一种名早熟癫者(dementia praecox)，患者大都为弱冠之人，然其“孺慕”与“依依膝下”之程度，较之婴孩，未尝减色，此亦回流之一例也。又有所谓夸大狂者(paranoia)，患者视一己之自我为至高无上之本体，爱之护之，时虞陨越；精神分析论者谓此种癫狂实因缘于自我恋之未能摆脱，所以未能摆脱者，或因中滞，或因回流，视其人之年龄与病前之经验而定。此皆不佞于游观之际，尝数见不鲜者。至生理发育程度已入异性恋之期，而精神方面犹未解除同性恋爱之人，则即在平日社会中，亦不时闻见之。德国精神病学者罕歇弗尔忒(Hirschfeld)尝估计百人中平均得一人半至二人；近著某又谓百人中不逾五人(Anomaly: The Invert and His Social Adjustment, p. 14, 1927)；不可谓不多矣。余桃断袖之癖，或出自好奇成习，惟大率出自性心理之不得不然，亦性发育回流



或中滞之效用也。

欲流常变进止之理,可用图案表出之。图中实线指常流,虚线指回流,或歧流,皆流之变也。中流之梭形虚线指欲流中滞之象。粗细指自觉化,客观化,对象化之程度。有中滞之痕迹,而最近流之本者为母恋期,次为自我恋之期,最近流之末者为同性恋之期;其无中滞之痕迹者姑假定为福氏之蛰伏期。两端:本则为初元之子母认同,末则为异性恋之段落。此图系参酌福、巴二氏之说而成。

二 自我恋

自我恋之程度不一;发育历程中之自我恋为一绝普遍之现象,特程度大率甚浅,为常人所不觉察。文语中所谓“顾盼自豪”,“顾影自怜”,甚至一般浮夸之习气,及种种极端主观之言行;其见之于青年人者,殆无一不有自我恋之根据。至因发育中滞或回流而获得之自我恋,则程度每较深;然因其常与他种症候夹杂,欲辨认之而作精密之观察,亦甚不易。比较纯粹之自我恋,即以整个之自我为恋爱之对象,而同时无他种重要之变态参杂其间,则精神病学史中殊属罕见,且恐未尝有也^④。如强无以为有,则惟于神话中求之。

希腊神话称有美男子名耐煞西施(Narcissus)者,初不识恋爱为何物。水中与林中之神女皆爱慕之。有名 Echo 者,慕之最深。耐煞西施始终规避,不与往还。Echo 终至憔悴以死,仅存者惟袅袅之余音而已;Echo 者,希腊语声音也,至英语作回声,盖因缘于是。Echo 既死,司赏罚之女神 Nemesis 乃使耐煞西施与其自身之影发生恋爱。自此耐煞西施必日至池上自顾其形,依依不舍,望穿“秋水”,而可望不可接之情景依然,终亦消耗以死。既而神悯之,使为水仙花,俾仍得借彼清且涟漪者,长与其影为伴侣。至今植物分类学之水仙属,即由此得名。Narcissus,希腊语原义为沉醉麻痹,殆指耐煞西施临池顾影时之精神状况

也。此种精神状况，精神分析派即名之曰 narcissism，或曰 narcissism，我辈今姑译之曰影恋现象。影恋者无他，自我恋之结晶体也。

此相传之神话也。然以今日性发育常变之原理推之，此种神话之形成，或不无几许事实为之张本，不能尽属子虚。其与今日之学理相背者，即因果之间，不无倒置；耐煞西施之不爱 Echo 或其他神女，谅非偶然，亦非故与异性为难；实缘自我恋已先人存在，精神上已无异性恋之余地耳。换言之，欲性之流，已于自我恋之段落中滞，去异性恋之段落已远或尚远也。

虽然，不佞必与古之神话作者争此毫末，果何为者？且以因果之论责之命运主义之希腊人，责之神话时代之希腊人，以今度古，亦何不量事理乃尔？然不佞所不能不引为奇绝趣绝者，即耐煞西施何以竟若小青之后身，小青何以竟类降谪人间之耐煞西施？时之相去也，万有余岁，地之相去也，万有余里，神话之与史实，相距又何可以岁月道里计；而二宗事案之相合，何以竟若符节？不佞非研习文学者，于性心理学亦未尝为深切之探讨；然今有自我恋之事案于此：西方仅见于神话者，而我国则见诸历史；普通仅为一人精神病之局部症候者，而此则为一人精神变态之全部：则纵不学，亦必欲明其真相穷其原委而后快。此本篇之所由作也。

三 小青之影恋

何以知小青有影恋之性心理？此须先解答者也。

小青影恋之事实，所可稽者，一为支如增之《小青传》，二为小青之作品。试分别摘录于下。

时时喜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女奴窥之即止，但见眉痕惨然。（支氏《小青传》）

我辈知希腊神话者，设不见支《传》之上下文，而仅仅读此一节，殆将疑此为耐煞西施而作之传神笔墨。即此三数语，以不佞观

之，小青影恋之说，至少可以坐实至五十分以上。或曰：世间顾影自怜之男女，所在而是，何以知小青之顾影自怜为变态的而非偶然的？曰，有数说焉。第一在一“辄”字，亦在“时时”二字，此示其决非偶然之行为。二曰与影对话；盖显然以影为有人格之对象，故从而与之问答，且絮絮叨叨，不仅一二语而已。三曰人见即止；普通情人相会，雅不乐第三者之闯入；女奴为小青幽居中惟一伴侣，宜甚相谄，而小青竟不以其窥探为然，岂亦以情人视己影耶？四曰形容惨淡；一般之顾影自怜者顾影而乐，而小青则反之；殆一泓秋水，可望而不可接之味况，已有不堪消受者在；外此无以解释也。

谓此犹不能坐实小青之影恋，则请读小青自作之诗，谅较支《传》为可信：

新妆竟与画图争，
知在昭阳第几名？
瘦影自临春水照，
卿须怜我我怜卿！

（七绝九之三）

小青既感疾，不能“临池自照”，以与其恋爱之对象聚首，则有一更较轻便之媒介，以代池水。小青尝自述曰：

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朝泪镜潮，夕泪镜汐。（《与杨夫人永诀书》）

是以镜为通款曲之媒介也。向者临池，则“眉痕惨然”，今者对镜，则泪如泉迸，甚至罗衣湿透，且夙夜环流，有若潮汐；小青之变态盖愈深一步矣。小青病，亦即其对象病；小青或不自觉其病，而惟知其对象病，或知而不自悲；所可悲者，镜中之人日即于支离憔悴耳。既悲则安可不啼；小青啼，而镜中人亦啼，情感相生，啼乃弥甚；如此而欲涕泗之不滂沱，乌可得哉！

止水与明镜为小青之二大恩物。小青尝于一诗中并及之；

诗曰：

脉脉溶溶滟滟波，
芙蓉睡醒欲如何？
妾映镜中花映水，
不知秋思落谁多。

（七绝九之七）

诗中芙蓉非灌木之芙蓉，而为水芙蓉，即莲花。小青盖引莲花相比拟：莲花之对象在水底，而小青之对象则在镜中也。耐煞西施之后身为水仙花，而小青之良俦为莲花，抑何诗境之相似也。至言“秋思落谁多”，则更进而比对象憔悴之程度矣。昔论《诗》者每别诗之性质为兴，赋，比；小青此诗之性质果为兴，为赋，为比耶？不佞无以辨之。

小青疾甚，支《传》载有二事，甚可供我辈之研索。其一为服饰：

疾益甚，水粒俱绝，唯日饮梨汁少许；然明妆靓服，未尝蓬垢偃卧也。（支《传》）

服御整洁，固出于其人之爱好天然；张山来本支《传》谓其绰约自好，盖出天性；然至疾甚而犹毫不苟且，则仅仅天性一端殊不能圆其说。且小青为失欢之人；佛舍幽居，一壁既遭冯氏子之翫置，一壁又无缘他适，其往日之恋爱生活，盖已甚少恢复之望；常人濒此绝境，鲜有不兴“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感者。乃小青独不然，病且死矣，犹惓惓于妆台生活，不稍假借；此更岂爱好天然所可解释？可解释者，唯影恋之一说耳。夫人孰不欲其情人之美观？孰不求己身之美观，以博情人之欢心与赏鉴？是则欲服御之苟且假借而不可得矣。特通常情人间之饰美，须费两番手脚，在影恋情势之下，两番可并一番做耳！

小青死前尝写照，是又大可玩味之一端也。

忽一日，语女奴曰，“传语冤业郎，可觅一良画师来。” 师

至，命写照；写毕，揽镜熟视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此。”师易一图进；曰，“神似矣，丰采未流动也。”乃命师复坐，自与女奴扇茶铛，或检图书，或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领会。久之，命写图。图成；笑曰，“可矣。”（支《传》）

支离“鸡骨”之病者，濒死矣，而非画像不可，非画得惟妙惟肖不可，非画得形神俱似，丰采自然流动不可；求形神俱似，求丰采自然流动，于是一则揽镜熟视，再则力疾作种种恣态之活动，使画师意会；小青何不惮烦乃尔？《与杨夫人永诀书》，有“拙集小像，托陈姬好藏，觅便驰寄”之语，试揣其意，盖谓其人虽去，而琴不可忘。小青达观人也，其视生命若敝屣，《与杨夫人书》中固尝历历言之，奈何独于此戈戈之小像，不能忘怀得失？此又非影恋之说不足以解答者也。画里真真者，我辈果直认为小青，而小青则认为情爱所钟之对象；既为钟情之物，则不论修短肥瘠，其入画之资格一也；且愈憔悴，愈瘦损，则愈见可怜，愈有图绘之价值；一般之病态犹然，况当“玉腕珠颜，行就尘土”之候乎？

故为小青设身处地，与其谓小青将死，无宁谓小青之情人将死；与其谓小青欲写照，无宁谓小青欲为其将死之情人写照；与其谓小青欲永留其小影于人间，无宁谓小青欲期其情人不朽，故以保藏其小像之责，归之杨夫人。此岂不佞臆断之辞？小青濒死固自言之，初不待我辈好事者谋为之处也。支《传》谓小青写照既竟，乃

取供榻前，爇名香，设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耶？！”抚几而泣，泪与血俱，一恸而绝！

呜呼，小青竟以身殉情矣！

四 小青之死与其自觉程度

小青为影恋者，且半因影恋而杀身，洵已坐实矣。然小青当日果自知之否？即小青对于一己之性心理变态，究自觉否？究自觉至何种程度？影恋纵深，又何以竟至于死？自觉程度与其死又